



玉磬山房遺稿卷之三

眉山王毓宗相 甫著

門人溫臯謨爾弼甫

詹爾達思理甫較

男王世鴻儀達甫輯

序類

賀崇翁李老先生六袞序

今歲乙巳大宗伯崇翁李先生壽登六十季秋
某日其覽揆之辰也時先生得謝里居業十有

三載矣宗猶記束髮時謁先生於眉山居恒聞
當世誦說先生龍門嶽嶽疑宗賤且不敏未敢
親就比投刺而先生攝衣亟出進孺子與語謂
孺子可教誘進勤勤清風穆如也戊戌宗始通
籍先生名炳炳在金閨中蓋覩先生所以處功
名之際與所感格震動于上下者為尤難焉先
生由金馬石渠而經帷也典文章興禮樂其造
膝而陳自牖而納者世或不能盡窺然一念悃
欵樸忠凡震撼紛沓人所畏龍言而前者談笑

決之艱難繁大人所填憊而欲仆者指掌燭之
德量智鑒褒然名世太平之端見矣迨其去也
如威鳳祥麟超然于羈紲蝸蟻之外世爭歎息
於先生用之未究而知先生者則以正國本定
人心極身亡貳其于進退去留之間默為轉移
當宁者心最苦績最鉅也辛卯以後儲豫是虞
中外人心惴惴是懼筦鑰之臣或有所嚮望嫌
于齒馬有所調護難于顯暴盈庭斷斷如也先
生自以典在邦禮與青宮舊學分誼當言不難

犯逆批鱗數引大義又大臣去國往往牢落感
憤鳴其不平羶慕係恋未易自割先生視一官
如委羽飄絮而惻惻惟以社稷之安為悅蓋先
生去而上遂若有感悟一歲文華之席開後八
歲蒼震之鼎定重光重潤不難改慮以從先生
請天下亦始明知主鬯之有屬也有室將歆主
人晏然工師引繩執削指麾衆工從旁正之既
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無忤念彼顯諫于已形與
默持于未定者功力奚第倍蓰今先生方優游

泉石諧性情之適沉浸常蒲探理命之奧為政
于峩眉青羊間天下日以玉華為東山金川為
洛社異旦晚爰立用迓滋至輔成一代中興之
烈而井里之人見先生玄首朱華富于聰明之
用則私慶以為壽徵小子否否先生當其用而
收其所為不用者以為身 天子不盡其用而
需其所為用者以為天下在天運六十而干支
浹貞元復兩而兩儀參而三才變而四時訢合
而為萬彙終始相禪循環無際先生七鬯甚安

有司頃以狀聞上固不能一日忘先生矣綸扉
鼎席平格保乂為國元臣吾儕鄉人安能歲私
先生而觴之祝之哉古今善處人父子君臣之
間不加于留鄴二侯其人龍虎變化夔絕人倫
羽翼元良補天浴日世張其跡以為辟穀飡霞
馭風騎氣仙乎安期偓佺為伍我不敢知然
繇後言則二侯身自壽也繇前言則二侯為漢
唐社稷壽也天惟純佑人國則必篤鍾偉人天
厚人以備特之稟則必保佑申重俾之克罄其

仔以求利于上下無疆之頌肇以邦基而繼曰
德音不已夫勲莫大于定國名莫章于樹德澤
莫永于昌後方茲前星彌耀子翼孫謀有基無
壞實惟先生以南山壽先生則無疆之慶也矧
伯子孝廉君刻意自樹青緇虎觀行世其家
國家雍熙之業萬世無極李氏之祚亦相為綿
亘是星精不能窺瑩莢不能筭枯苑所不能制
也蟠桃六千而實大椿八千而春秋未足以當
百一吾安能竊竊以年齒窺先生哉二三門士

咸旅進壽先生而余司隸謂宗汝授簡無辭小子不佞受命而為說如此姑以復之若夫擻勵盛美永世有辭則以俟之善頌小子猶敲音也

奉壽詹太公寧宇先生七袞初度序

余讀四牡詩覽成周盛時體臣子至情而深有槩於中也已於漢見尊陽叱馭迴車事則又以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豈其能為忠不能為孝也者願救水斑爛脩膝下驩子所甚願而簡書驅馳無以遂其透遲周道之懷則忠孝古稱難兼信矣若夫世泰時亨都禁近之貴名寵之華而獲遂庭闈之養此尤造物所靳而不可為恒者余獨於寧宇先生見之余不知先生而知先生

自其子思理始思理為余甲辰南宮所舉士兩
宰劇邑以治行高等入為司馬郎明歲甲寅先
生躋七袞九月其覽揆之辰也思理以使事便
道還里稱觴同門侍御李奎璧等欲藉手余言
為壽余聞先生為江右甲族自宋至今節義文
章棣棣相望蚤歲以孝友表於人倫從御史公
游稱高足弟子試棘闈者八諸晚進之士後先
取青紫以去而先生名尚未籍有司徒以攻苦
力學為諸生祭酒諸生甚尊禮之庚子以明經

入太學而思理亦竟遵其教是歲薦於鄉先生
曰吾志成矣乃謝去鉛槧壹意事大母伺其飲
食寢處寒溫燥濕環堵而休絃誦而樂自放於
適軸之間甲辰思理成進士為遂安令調嘉善
得 貤封父如其官 恩綸從五雲中來綵輿
迎先生於官邸邸中蕭然思理跽而主臣先生
曰休矣我飲廉吏水甘於五鼎食嚴灘一絲蠶
湖萬頃烟月風流餘韻猶有存者寧不樂而忘
老耶居恒方心直行雅量坦衷振卹貧匱焚券

解焚不侵然諾鄉之人咸稱長者其蹈繩履尺
衾影不忤構祠聚族歲時伏臘孺慕不忘家之
人能言其孝謹求之近世未可多有也蓋先生
之壽取贏於天而厚脩於人天人性命之際無
不究極而未嘗標門戶以自命手一編兀坐終
日寂不聞聲趾亦不出戶外所謂以無用為用
其收約浮揚而封培本始衍然以居陶然以游
咀六藝之奧敦冥玄之味杜干謁而守靜默浩
無涯涘在昔傳經味道老益不勸若申生年八

十蒲輪駕駟入見天子伏生年九十餘至勤太
常掌故親受其書此皆儒者之極寵先生故脩
鄒魯之業俎豆而章縫今思理旣貴而海內推
江右家學將比一經於常氏之業天以夔龍遺
宗社而以期頤大耋怡悅寧宇先生譬之椶楠
圭璧已登薦於明堂清廟而先生稱魯之靈光
周之九鼎非耶余不敢進莊椿翔桃誇詡之說
迺敘先生所自壽與思理所以壽先生者如此
書之懸於先生之堂以佐一觴先生其听然於

三齋山房
卷之三
七
吳
余言否也

奉壽安所先生傳太封翁七袞初度序

余讀漢史見石太傅陳太丘所稱質行當世公
卿大夫咸推轂之其子勛名聲望爛焉顯著竹
帛遡其本始則太傅家法之嚴太丘德誼之茂
發祥貽穀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爲踔絕矣以
余觀於今則安所先生者兩君子流也余未得
奉先生杖履而先生之子元星則癸丑禮闈所
得士恂恂鞠躬質有其文余見而心折元星以
為是家大人之教也蓋先生少孤且貧志節矯

矯承懽庭闈以孝謹稱疎戚無間卒業博士與郡中名雋結社青雲山房學矣竟格有司已乃謝去其屏絕世囂自放於適軸之間觴咏琴棋訢訢如也里稱曰達賢其雅尚恬介耻曳裾公卿間朋輩貴顯招弗往也里稱曰貞士其表正鄉間卓然特操好施不責其報里稱曰善人長者余固因知先生之為太傅太丘而又以太傅太丘之不能盡先生也先生篤棠棣之愛白首怡愉何殊萬石至焚券給金以全人夫婦之倫

諸所陰行其善弗令人知石躬行寡文學陳桂黨議先生明經行脩所居環堵神情泰然二氏皆不及也先生今屆七十仲冬為覽揆之辰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業以經術傳元星成進士自茲勤宣浚明顯揚日月之際大官之餼大廈之廩所以奉養先生者更倍年雖老而難老茲其壽豈可恒凡例耶夫天人之際不可必然於大德曰必得其壽于積善曰必有餘慶先生之德大而積矣埒歲於喬松流光於來裔持左券

而責之收其獲必矣家在五峯華蓋之間岡巒
岌業靈光恍惚嘗聞宋末有望氣者言當產異
人已而吳文正公出焉風氣蘊蔭龐固鍾毓抱
竒挺異更四百餘年宜先生應期而長發其祥
也以子代父之顯以仕成隱之志本之懿行副
以榮名享有壽祺申以錫羨川至日升先生將
以不用爲用其德著於鄉表於朝又曷論石陳
二氏哉乃知蓬島丹丘固在人間耳于是同門
諸君一皆輾然起再拜竊比岡陵之獻爰介元

星以上之先生爲佐七鬯驩

奉賀李質軒父母華誕序

余讀史至元康神爵之間一時吏行大卓人
貶重書歲為獎予增級增爵蓋惓惓焉輒太息
曰惟守令與天子分民而治者也古良二千
石行慶施惠士民悅之徃徃見之風謠而其人
亦福祿壽考巍然一身為社稷之鎮母亦惟是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民就而飲蘇焉化國之日
舒以長也質軒先生李公以進士高等來守吾
嘉是歲某月某日稱初度六邑諸大夫某等申

言不穀幸藉公寵靈當一隅譬之廬室公司苦
覆我則偃寢敢忘芘翼之賜請余言脩酌者辭
余惟環蜀上南而郡者四其封域戶口征輸之
煩無如嘉環蜀而守者二十有一其簿書稽攝
聽斷之煩亦無如嘉嘉之為郡於蜀若一轂之
運群輻其風行也若于喁之聽所唱也獲其人
而百城倣慕之則有式歌且儻者矣夫巨靈鼉
鼉指揮化權蹴踏灑氣於洪河二華之間聞人
鉅公夫洪河二華之靈未易更僕二百餘年以

來先後都上卿者十餘曹林林皆國老也槩諸
道德勲勞有開必先卽天人之符應亦不爽矣
蓉明星以植西維以章地紀而萬物允悅於時
為秋宵中之十七繞電流虹久道化成是為
天子萬年後一日則公懸弧之旦五緯躔奎乃
見壽星之紀以佐文明之治至期薄海內外呼
嵩而為 天子祝者三惟州邑人士所為康其
生者眎公公康而州邑舉康咸拜公仁壽之錫
則又後期而呼千百歲為公祝者再頃歲游饑

三齋山房 卷之三 十一
四野若蜚鴻罔有寧心賴公發常平設糜粥以
哺餓人旱則率氓吏步禱乃至荒政畢舉溝壑
更生今茲有秋穰穰露積和氣致祥三極交暢
以至民樂有生士樂有造縉紳樂有儀刑共享
清淨和平之福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久仁風
翔而嘉祉集上壽其下下壽其上上之壽下以
政下之壽上以心昔軒轅氏善尊生乃其論治
欲取天地之精佐五穀官陰陽以消沴颺禧至
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蓋軒

裳民社方外者之羈鎖也上士乘之以召六宇
之祥而固駢蕃之眷何則活一物者尚有陰功
矧方嶽牧伯之重寄所關在千萬生靈命脉乎
夫壽者恒大之稱世之最恒者固不在於煦噓
呼吸餐霞茹芝以為永政以其茂澤鴻稱經綸
翼亮奕於遐邇垂於鍾鼎有所用於天下為斯
世嘉賴者無極也公自茲以往握大斗酌元氣
其用愈行而愈恒以爵則九階三事以齒則壽
後期願皆自吾郡始明良一德休命對揚天壽

平格名在春秋如川之方至保章氏不占而孚
矣於是諸大夫聞余說而竊有合也願藉之以
待命夫採循聲以被絃誦史氏職也乃不揆而
書之以代輿人之言

奉賀大崇封仁翁牟太公七袞敘

萬曆丙午 上以 皇孫誕生覃慶宇內時鳳
區牟公為行人以例請得封太翁仁宇先生如
其官有頃公奉 璽書存問太倉王相國便道
歸覲而先生當六袞相國手為文以賀交戟間
競榮之後十年為乙卯公以侍御史持斧按長
蘆齟政而先生七袞矣 上申前恩晉先生以
臺秩維時大官粲錢上尊白獸黃封之醴以將
七筋之歡者甚備士大夫舉首稱慶曰此 皇

明之異數蜀紳亦曰此我粉榆之休光望岷峨而頌南山者紛相屬也不佞與侍御雅稱莫逆固願有一言之獻然賤且不敏以視相國將自比於轂音獨嘗以代言得覩其家世甚哲先生少警敏淹通百家補邑諸生業有聲膠序間數困公車迨侍御魁全蜀猶脩業不輟久之遂屑越鍾鼎而自放於適軸不復問人間榮辱事矣生平孝友篤摯竭力滌瀟以事王父母王父母務得其歡心又割其餘以資伯若仲而恩撫其

遺孤至傾橐無所恡它若排難還金陰為善於閭閻與衣食婚殯其五服親屬如償所寄先生居恒不苟取人趾不錯公府人謂先生將無苦貧先生獨于于自得擁殘書懸素琴蕭然嘯咏內暢於懷時而亦博碁酒與故人賓客相娛也里中人每言先生標格高峙襟度卓犖重名教如九鼎薄聲利如浮雲傳經則常氏遜博醇謹則萬石遜恭累仁似竇諫議質行似陳太丘敦倫活族則藹然公藝希文之誼以鄉黨後進之

士視之豈不巋然靈光與岡陵日月而俱遠耶
先生嘗謂侍御曰墻薄易圯縑薄易裂子能以
厚道涉世於吾身親見奚殊不佞請竟言厚之
說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而終之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蓋兩儀既利坤列西南玉壘
峩眉實奠其維蜿蜒萬里為崑崙之伯仲神秀
融滙結為大年舍先生其誰當之今侍御方據
太微左璣右衡隱然負當世鼎鉉之望先生身
雖隱而其道無日不灌輸於天下天下以侍御

而無日不受先生之賜含弘光大品彙咸亨域
中吉祥善事萃於牟氏矣且余聞先生澹泊近
道人也生於季世而羲皇其迹隱於市朝而林
壑其懷中衢致尊酌弗滿器故其和不滑其神
不滯行年七十而有嬰孺之色夫以厚若彼以
澹若此其福未可圉而壽亦未可量侍御奉先
生之教以其厚者大造於斯世以其澹者湛定
於胸中積厚之極無物可薄積澹之極無物得
醲仁風翔於六合恬愉運爲經濟總之正直忠

厚寧靜澹泊以弘不匱之孝耳蜀縉紳輒然起
曰史氏善頌皆再拜南嚮介余言以侑觴則命
副墨之子記之

奉壽劉母馬太宜人序

蓋萬曆乙酉劉斗隅先生魁蜀士第一後拾陸
年今司空德華成進士於是西充劉氏父子文
章譽望遂彬彬海內稱世家矣余從蜀縉紳脩
粉榆之好長安邸中文酒無間昕夕司空以異
等徵為郎見之驩如平生明歲太宜人柒拾有
柒參月其設悅之辰也司空晝繡過里門行李
將戒諸縉紳攝衣造司空舉觴觴之咸再拜介
壽太宜人司空慙謝吾母在數千里外未敢受

觴史氏嫺於文惠徵一言先酌者將藉手獻焉
余每見司空色栗而貌恭當羣居寡笑語徐之
扣其中嚼然有以自持也人言司空力學砥行
近父其靜儉敏幹得之太宜人之家範因獲覩
所述太宜人淑行種種馬故為邑名族太宜人
既歸劉先生事翁姑惟謹得其懽心孝友媿睦
內外無間言先生下惟攻苦二弟從授業太宜
人治炊織胞脯晝夜不停先生少穎敏與博屢
擯不逢太宜人益竭力拮据家逾百指奉教趨

事靡不肅子婦晨昏羅閫內雍雍如也賓客姻
媿之來往讌饋必腆絲枲菽稻米鹽之出入制
置無巨細必慎不使劉先生聞也間以其餘賑
孤恤寡救窮饑孜孜未倦以故先生得肆力於
述作竟成其志先生三仕幘被蕭然而太宜人
以荆布從甚甘忘約也太宜人當先生貴已封
孺人頃歲司空考績進今封 綸命再膺自古
稱尠太宜人未以為華家問時相通欲司空先
國家之急而緩陟屺也此其宇度寧與世之女

子論隅幅哉司空嘗曰吾母之壽吾家也勤恪中饋相先大夫學且仕鮮內顧憂暨規勉余於官得朝夕服膺罔敢渝佚今子姓蒸蒸外虔內法先大夫積以仁母仔以健所為壽者遠矣余則徵之詩云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夫登齡載曆至百年而止而云萬有千歲及讀大雅不匱錫類之說蓋宇宙中物俱有盡惟生人之類薪盡火傳亘今亘古故計無窮者惟於類錫之乃不匱而永世耳計太宜人培植溉灌其澤無疆慈儀內則兼總其躬在我斗隅先生為令妻在司空為壽母不佞卽不能奏閔宮而祝崗陵以助太宜人七箸懽願司空際會昌運道行身泰圖錫類之勲請以雅詞券之異日歲當舉萬年之觴蟠莢丹液來自西崑去峩眉青城為近六珈象服白髮相輝完祉全禧壺人倫之盛率是往也太宜人之壽未可圉也諸縉紳曰是司空之志也乃更引觴南望頊首

賀田母喻太夫人榮壽敘

雙南田公理順慶以治行高等

徵拜諱

儼然負天下鼎鉉之望明年八月太夫人春秋
登大耋公比嚮稱萬歲為君祝者三南嚮稱千
百歲為親祝者再然猶依依白雲恹然意下也
蜀縉紳則以公嘗大有造於蜀土有母壽考且
寧將脩酌者辭屬史氏某為役余聞易之言積
善餘慶也而發之於坤舍弘光大合德無疆故
受者靡盡酬者罔極利永貞矣是以母萬物而

巧曆不能美枯菀不能制也初公持節至蜀奉天子三尺主七蜀之平洗冤澤物遑遑夙夜惟此溝壑之民吾儕小人交被於天和而交食於地德士康其業民康其屈耆舊宿昔康其餘年察所由來則母氏之訓也太夫人得公以彰其教公刑太夫人之教以尊其親其叱馭邛峽周環岷壘者六襪功過於王尊乃作賦板輿繫情陟岵不殊於王陽大孝不匱博施四海歸父母令名則兼陽尊而一人也太夫人蓋邑中名

閱脫簪珥去紃綺之飾相贈公於儒以敬順得王母懽心贈公中歲謝鉛槧徜徉適軸太夫人治壺以內惟謹三子就學百里外羔鴈膏火之費恒苦不繼皆太夫人拮据之江北有富人爲直指使者所憎贈公舊從直指講業富人度非贈公不能解夜持千金爲壽贈公因爲直指之子明富人無辜已得釋單騎赴富人還金竟不受謝從間道歸諸凡贈公爲德於人若斯類皆得之太夫人之助也公旣成進士仲季亦俱領

薦楚闈 封章在庭象服在躬今去贈公貳拾
餘年時有豐約養有厚薄而太夫人無幾微矜
滿之色此其景福彤蠻詎有量乎歲當舉萬年
之觴以壽太夫人太夫人當賡白雲之歌以勗
公曰人臣懷靡及以勤王事示汝春山之謠則
田氏之堂豈減於瑤池玉圃而繡衣斑舞上尊
之酒大官之膳又豈遜玉果璿珠金膏麟脯道
遥憇息以比于莊椿朔桃猶旦暮耳昔雋母勗
子以平反陶母勗子以清白至魯頌之頌壽母
也而推及於淮夷蠻貊莫不率從夫君仁臣忠
國之盛也母慈子孝家之盛也公自茲以往躡
斗台握樞筦百順之聚日以顯融寧親之道日
以昌熾煌煌乎勲庸 日月之際夫孰非太夫
人之施視彼雋陶若魯方斯褊矣諸縉紳曰受
茲介福於其王母太夫人錫福天壤請自蜀始
史氏敬諾因書以佐公慈庭之祝

鄧玉洲先生文集序

玉洲先生鄧公捷南宮登上卿勛業文章海內
知名久矣曩者天子方制命匈奴窮髮腊底
之長莫不臣妾謀臣策士發議盈庭恫惴講張
罔中成敗公簪筆柱下條上便宜如指諸掌周
踐藩臬強半軍旅元老壯猷具在謨議纒纒然
纒纒然若夫長牋片楮歌之而中宮商攬之而
薄星漢其辭足以經世而執物繹事而宣情者
多有也公物且十五年而子太學君東其遺稿

若干卷將梓以傳不佞受而讀之以謂君子必有通貫天人之學而後可以展酬物應世之才蓋藝以載道道以經世明體適用其理一耳汲于井者可以資飲食不足于灌溉汲于澤者可以資灌溉不足于舟楫局于勢也若夫江海之浩蕩流而川渟而淵升于雲則雨施沉于地則土潤浴日月薄光景浹天虛浮析木矧于舟楫灌溉之間哉公嘗受經于趙文肅公少為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時出其緒以為文章大抵取

材漢魏規摹六經不繇雕刻儼于天然而汪洋浩渺如玄造播物色相種種一物之中生意具足蓋有所含蓄而不盡露非才擅命世藻掩前徽充養完裕表裏粹精烏能若斯之盛乎夫奚所待乎憑几據梧敝敝焉以雕龍為事哉封疆之臣制在閩外羽檄交馳機乘一瞬塞瑕銷變易若承蜩投戈載筆投筆擐戈九重為之動色百僚為之式指躬社稷之衛收金城之固斯尤偉然較著哉嚮用方殷中道捐逝聞上為

之震悼贈賚有加斯亦備極哀榮之誼已然勲庸闕如未竟厥施即其末歲所殫力致精而欲論次者亦有缺而未盡者要其歸則宏廓深遠蹈履真至者之所為作也悲夫公剛毅饒大節至今風采猶隱隱在公卿間是集出而九原可作直窺其一班耳太學君翩翩能世其家真不愧為公後者余故因其請而樂敘之以志高山之仰云

重脩眉州志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記言書事而蜀人嚴君平林閭翁孺各求殊語方言以驗考四方之事子雲好之或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高皇帝大一統分部而概志之載筆特書不出戶庭坐知謠俗乃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語其甚也星野自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名例各相牴牾而成殊方之政善乎鄭子之言也志之原起於爾雅而世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盡爾雅之義

是作志者本旨也眉故有志迨今舊板殘缺漫漶信古者不能舉其凡友人張玄羽氏嚶嚶脩古先鳴居恒與不佞言眉山山川甲七蜀典獻足徵視諸郡邑稍備遺文古事徃徃間出矣局繩墨限見聞非通義也會拙我鄭公來攝郡篆思圖曠闕而興起之抵玄羽以郡志請則東鄉而謀之諸縉紳揖令尹馮君南鄉而進博士曾君暨諸孝廉文學走書山中幸然而教不佞史氏帥事張中丞石芝之書燈尚無恙茲志且就意

史氏不負玄晏氏序矣不佞猶記束髮從郡中數先生游數先生雅謂吾里民靜而安俗樸而愿子蘇子稱近古者三是有成言夫人事有推移風尚有迴改故家遺策具在咸能道說論世者可考而知願人存政舉布在方策有能紬金匱石室略以拾遺補蕪整齊其業雖不能至心鄉徃之此志爲卷者若干爲目者若干爲綱者若干名篇紀實有廢有因有增有損參之徃牒言及什三事倍過半體憲古而旨達今故足術

也分疆幅物土疆方產貢賦犁然碁布戎祀食
貨目擊而指掌故足術也以覈吏治以章耆逸
以刑氓族以作人文蒐刊幽秘摭採殘落推詳
往蹟則鏡詹真贗故足術也簡牘盈積浩若烟
海乖途曲致廣寤旁通以載事不以脩辭以徵
獻不以樹德臚分彙薈斷以銖衡故足術也所
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佞其文直其事核觀乎所
哀次斐然一家言庶幾可以聞於海內矣茲歲
某月殺青斯竟而明應劉公景簡彭公繼至不
朽之業增改榮觀咸蒙嘉惠余不佞不耻狂簡
粗存揚摧敢以鄙辭託名簡首云

新脩青神縣志序

余讀書九峯山中孫侯走使以志屬余序且言
邑處蜀之南偏不腆敝賦不足以當百里之半
載籍闕而未興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庶幾黽勉
朝夕敢微子之一言余惟郡邑之有志史之屬
也劉子曰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並
日月而長存彼九丘先於六籍職方昉於周禮
尚矣 聖代全撫輿圖區畫方寓守在四境布
在方策時有訕信地有翕闢典獻代沿采而受

之其質甚具願今之爲令者朝治賦而暮對簿
掌故之事遜謝不遑風土謠俗概未之察不知
爲吏視已成事又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蓋余識
侯於金臺後一年而政成二年而化行士頌於
校農狎於野旅歌於途余以使事過里門侯出
而郊勞班荆而語凡一邑之細大亡不自擊而
掌指則心儀侯日治程書而孳孳民隱通達國
體若是哉今讀侯斯志懸象著明垣野周輝熊
耳靈關河山表裏見璣衡齊封守慎矣厥初攘
攘食貨是急文質代變今古徃復見政紀明風
尚端矣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甘棠之愛民有餘
思見秩祀馨官邪忒矣豈弟作人思皇濟濟式
閭起敬高山仰止見教化洽潛德闡矣龜圖鳥
跡肇自先民識大識小有要有倫見述作備風
雅存矣彼入疆而考政觀風而問俗民之登耗
時之羸詘治之脩窳俗之瑕瑜昭徃察來一操
牘瞭然可案而舉也侯之加意於文獻斯已勤
矣先是邑志成於先達余方池公距今五十餘

襍文峯余先生有良史才世受筆札解組來優
游林壑其稱詩和雅深弘蕭然塵壒外侯以邑
志謀之爰用攬摭遺文蒐其放佚不旬月而告
成夫一方鴻鉅之典載筆首事為難侯之惠化
翔洽百廢俱興斯舉可謂政先其大而留意於
不朽之業者余故不辭而序之俾後之人有考
覽焉

全蜀觀風錄序

聚所先生喬公持大中丞節來撫蜀時牂牁甫
定天子厯宵旰未嘗忘西南也公至察民風
糾吏治臚利便拊摩凋枯灑然更化易慮於數
月之間疆宇頌敕寧已乃檄有司進青衿之士
而課之籍其名姓手第其甲乙比得雋者率公
高等公夙所賞識者相顧喜曰喬先生文章勲
業著海內吾儕幸誦法之一時學官弟子亦莫
不皇皇爭自濯廟母敢諄諄經傳而騁淫詭以斲

當公指遠近傳說喬先生能鑒士士習賴先生
挽正旣哀其文付梓且示余余得卒業皆根極
理道宅於醴粹不圖一日得見先民之桀惟昔
季札觀風開明蜀山之境不與十五國風之數
乃江漢沱潛為周南孚化地史稱士未知學文
翁擇郡邑開敏者俾受蒞於京每出行縣益選
明經飭行者與俱吏民榮之蜀用大化張蜀者
號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關於理道若此
國家置功令監前代制科而綱提之維特總方

畧程大猷又道作人廣厲登延聲教光天閭胥
咸耀皇皇哉夫鄧林之材長洲之木度地而蔣
之豐土以培之隨蚤莫而漑潤之而後察其質
幹膚理絜其尋引寸尺以中棟杗輻之湏亡
弗當也多士據梧嗃呶握槩吾伊歌鹿鳴而上
公車行對 大廷蔚為 國楨公實蔣培旣
潤萬之懸之擇而採之以付匠石以登明堂以
內軌物傳曰入其國而教可知因文察俗審俗
為治菁莪棫樸天寶貺周亦惟是二三元臣造

之克左右壽考作人之治思皇之士生此王國
宜其競矣公揚光蘭臺樹聲卿尹敷歷方寓項
南夷蠕動有徵公肅憲申令籌所防捍之筴咄
啐指麾逆折遠夷之氣而闢門招俊頃網羅賢
球琳琅瓊悉收明珍枯栢豫章同濡化雨拔茅
彙征開誠集思上臣之業于茲益烈余不敏慕
說公有年踪跡踈賤無繇親就幸公撫蜀於燕
邸一望顏色僻處山樊復與田峻編農暨蜀人
士從服其教令讀斯錄規繩埏埴秩秩濟濟布
在周行歐陽文忠於蜀得三士至今執士藉六
噶矢夷考其人第以節義文章致主報國匪獨
詹詹守其私說典刑具在公不盡是錄為士券
然所以券士者當在是哉敢載筆識之

書一房同門稿敘

甲辰

余才識寡昧幸載橐從著作者之後碌碌靡有
短長抗耜垂綸竊伏草莽不自意出徼寵命
從事禮闈分校一經得士一十六人已各發篋
得所為制義若干首余讀之舌燥而不忍乙乃
盱衡擊節而歎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以經術
發家宗公鉅儒望背接軫莫不斌斌烈于曩古
斯不克稱思皇多士濟濟以寧哉乃愚聞言以
足志文以足言夫志蘄於言亦蘄不溢於言故

曰足也是故戩口禠身脩詞鬯澤理一也心一也如欲取世資而以為羔雉幸得一當蹇脩已耳令毋肇悅其始弁髦其終其以社稷之貺而並薦嘉穀前茅不遠矣何仕不學何學非仕耶雖然九方歟見馬之一微而知其質之堅脆余讀諸君之文其為端潔不為竒袞也為篤厚不為靡薄也庶幾因言以見其微因微以信其全矣士之不可必者遇而可自必者品品立而言益以人重進不愧勛庸退不愧名義豈釋褐後別有岐路哉昔有虞氏之舉十六族也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余卽闇于鑒裁而得士十六且今後之按是集者弗有隕稱乎鼓吹休明此其嚆矢矣願與諸君交勉也

字學元元序

蓋余讀鄭氏書謂聖人制律道聰制字道明上
智下愚自此分也既卒業而疑之已於易晰一
二焉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然後知宇宙
之廣邈可目窮而臆畏材兆物行姦極大之方
員流峙之常細之夭喬蛸螟之變遠之寄象譯
鞮之外言語謠俗之異豈操戶說為哉一數之
始也第以及萬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而六書
出焉而七音成焉六同其數七餘其聲心者謨

跡者象點策者情性顧盼者精神于喁者天籟
著於竹帛之謂書益以形聲之謂字彼先天啓
畫於河中鳥跡剖靈於兩粟豈直紛紜於一稊
乎其義固姚遠矣自保章之教旣廢漢世尉學
厯厯守其訓故其後蘭臺石室秘牒填委屋壁
山岩圖書間出概之作者之軌夷隆各因其世
潤澤存乎其人或言畧而罔詮或訓繁而寡要
薦紳先生斤斤稽古童習白紛蓋難言之意者
崇古而弗暇論與抑師門各滯而不能通也元

靜袁公束髮脩古文辭冥蒐幽討無所不窺通
解之妙獨秉先覺所為字學元元上窮結繩下
及掌故與夫圖經世史稗官瓌語科斗金石之
藏禹書漆簡之秘其言有纖有鉅有精有簡有
隻為之辭以抒其情有博為之說以通其意集
衆長臻獨至不井井綸綸哉至皇極之編華嚴
之唱可以穿通窘滯決瀆壅闕亦以備一家言
微而盡乎理顯而周乎象燦然足以觀元本矣
昔沈氏撰四聲史謂暗與理合匪繇思至靈均

五聲山房
卷之三
三十五
以來此秘未覩是書具在蓋芳潤漱之六藝筆
削成於一家涉百氏之津而舍其筏斯已勤矣
令一二立言之士如休文之倫儻徊於蒼籀之
門豈能先公而室哉公明哲當世之故推誠弘
懿鯁鯁務脩四境之和間以在公之暇揚摧千
古不佞時從履約之末問字質疑津津乎其言
之諸所論著閎廓深遠以稱楚才不虛也

印譜敘

余友溫長卿過余而談古圖史甚適也已出石
章數枚示余曰此復初洪生所篆刻也自皇顛
初基籀斯構室陽冰窮八姓之奧宋元以還風
格又湮古法蕩然矣洪生書不必盡廢乎舊而
能以意兼致乎新體不必盡趨乎今而能以巧
兼乘乎法令生蟬緩於二李之堂駸駸乎駕雲
穗龜麟而上之矣所謂廣師群妙獨成一家者
也余暇日因具斗酒與生接鄰耳語睹其舉止

逡巡同諸生似蕭然有意於筆墨點畫之外者
洎縱觀其印譜則赤文綠字岫嶠崆峒之遺使
人傳賞興嗟者不置生名方隱隱在縉紳間而
余於茲道甚淺又家素窶不多見金石圖牒無
能為生役間嘗讀往記因憶司馬子微上篆刻
別為一體號金剪書好事者寶之若珙璧子微
蓋有道而仙者也今之工之者千不得一也江
南徐騎省善小篆自以晚年得螭匾法湘山野
錄謂非老筆不易作今之工之者百不得一

也生其仙耶法耶我不敢知第其居若愚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芑乎其若迷豈其樸於外而慧
於中得之心而注之手固有加人一等者乎近
世騷人游客藉此羔鴈乎公卿之門曾不得生
一二而相摩以市道相詡以機心世亦以此厭
詬之夫苟懷其璞精神將見於山川豈必自炫
其實哉宋元君欲畫有史後至僮僮不趨受揖
不立解衣槃薄君曰是真能畫者也蓋機智不
入於中故意閒而神定其於技也猶掇之耳語

曰旣雕旣琢復歸於璞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於洪生之篆刻而貌其人近有道者六書之技未足以盡之也

法喜集序

丘先生蚤歲雅脩濂洛關閩之藜澤道德而湛仁義出而未盡施用迨予同年友有秋成進士載橐承明先生翛然謝絕縣官公私事煮茗庄坐日取竺乾之書讀之恍若置身於五柳香山之間而與之逍遙上下也間有所得輒自劄記久之爲集若干卷今歲夏有秋將付之梓俾余序之夫象教入中國所謂自心之外了無一法局情淺智鮮能思議蓋垂之簡編不可勝原矣

古達人曠士蟬蛸塵壒欲寄其玄朗洗滌之致
莫不有冥契焉天道恢恢談言微中尚可解紛
矧梁膏五味以救饑虛藥石漿茗以療沉痾苟
於道弗至第畔不可廢也奚必哢哢於異同之
辨哉然大雄氏自鹿野苑中直至跋提河諸所
演說本無二法而後世各建壇坫互相盾矛教
則譏禪落於空寂禪則譏教滯乎名相疑謗取
捨囂然百出乃有謂不階言語文字直入道場
放蕩自恣身心顛倒夫周之衰天子不能據上

游以厭群志而列國各持其疆以相角大要競
長短於蠻觸耳六籍既散而爲二氏百家而釋
氏之解經者又復不一其手譬之傳楚則楚傳
齊則齊謠俗既易言說不通將並立莊嶽之間
取諸口給無當於心要以探本始黜有無擯同
異苟涉思維卽非聖諦披沙揀金沙盡得寶讀
先生之集爲天下濯清冷之淵而晞杲日之陽
可以破沉空之見可以糾執相之繆矣昔王文
成於三乘直指人心處時有概其中自謂得力

余鄉趙文肅亦云禪而不儒爲異端儒而不禪爲俗學言雖有激亦欲人之能見其大耳夫汰其穢而存其精勿論理智行門儒禪兼總即令轉迷得悟轉染得淨鄙吝之情遣而馳逐之意消世有知言賞心之士當於此犁然以解矣

王氏父子燕游草序

吾蜀文獻鼎足中原而狎進主盟則蘇氏父子其較著也善哉長公之論文曰能了了於心又了了於手口家法可槩見矣余嘗以此徵文乃今於吾同年友華西父子得之華西之與余舉於鄉也齒最後才名最前人曰必亟雋顧輒試輒聞罷其子任杰弱冠成名偕上公車人曰而公倦矣孺子才必雋又竟華西也余竊異焉索觀所爲應制業則見華西暇而整道而法杰也

腹而遂直而不俚華西機和適而采欲韜杰也
氣鬱勃而神欲躍總之境之所至意能至焉意
之所至言能至焉若岷峨玉壘一脉蜿蜒巴渝
錦川一源逋注華西蓋深造明允得其精而用
之者杰也頽其在瞻由之間乎究厥所臻未可
量也今燕游草具在鏤而布之海內人士將虛
壇坫以奉華西勉旃孺子摩厲以須當有望而
知爲眉山之麾者於主齊盟何有哉然余猶有
諗也當熙寧元祐間臨川經術高步一時然綜
其聲價不足當眉山下駟至若韓若范文莫猶
人乃再世顯庸垂諸竹帛其於蘇氏稱吳魏焉
將無不朽之業固有進於立言者耶余尤願與
華西父子交相勉矣

余文峯先生還我吟序

今天下稱詩富矣人人自以窺漢魏六朝貞觀
大曆之奧也願詩未易譚譚詩亦不易大要轉
相倣襲不復知性情之本來歲武之後躡其遺
塵此寧復有詩也耶余文峯先生少負雋才取
高第襟度曠逸爽氣四映筮仕楚封隨卽棄去
投閒以來袂曳烟霞口餐沆瀣凡睇景紆懷觸
目道興壹發於詩其詩務境傳於情情傳於事
事傳於時鏗鏘陶冶翩翩自運儼然建旗鼓於

西南矣自題曰還我吟士夫君子有志用世而不得盡展其生平遺榮高蹈于水石林野之間微衷雅抱發而爲言譬之嶺玉淵珠光采時露令先生舍其我而古是襲亦得其皮毛棄其神駿至倣擬止矣先生不屑屑於古而自與古會此其深於詩矣以先生之才其於潤色大業鼓吹休明何有乃獨皎然必行其意而徜徉放於適軸陶元亮不屑屑五斗先生清風玄致大略相同故聲詩亦近之彼威鳳翔千仞而雛雛嗜嗜

中乎律呂先生是已余因嘆功名之途多白首不休恒以外物自伐其真而造物之於人又若常有所愚俾其精神拮据於紛糾盤錯不能一日自逸先生壯而雄飛晚而善息若良賈操贏於五都之市而不盡發其藏嗚呼意遠矣蓋代之才累葉並出承世德而師友其父兄雖不屑以詩人自命求炫於翰墨之場而僅僅攄寫襟次者亦足以傳矣先生家距余里甚邇猶記束髮時先君樂知公外舅張中丞公歲時扁舟往

來杖履從容長者坐少者以次更起稱觴為壽
于于樂也不參拾年間而嚮者扁舟往來杖履
從容皆求其人而不可得獨先生與左峯先生
巋然為魯靈光往過眉山先生謂見孺子如見
而父其評吾詩小子泫然泣下逡巡未敢久之
竟不能廢先生必有招隱之詞北山之移俾小
子侍於香社耆英之側請以今日之言先之先
生其許余哉

百聞偶記序

余同年友朱麗明氏于世無所嗜而獨嗜古文
辭每公餘必下帷誦習有當于心徹為劄記臚
而成篇蓋其書不啻五車窮蒐慎拔采要擷芳
銖權寸度合之則千金之裘離之則一狐之腋
也一日以示余余讀之若河伯之見大方四顧
汪洋莫測涯涘再讀之舉芳于史乘極變于百
家罔不探其意旨而操準繩執樞要其稱物也
周其用物也約攘攘浩浩紛綸滿家斯亦足以

方軌往愬振藻毓林矣夫陟嵩華者知培婁之
卑汎溟渤者知河渠之隘而斷斷然自限于三
尺之墉彼其耳食而務屬饜焉知正味寧渠不
舉一廢百乎世固托之空寂束之聞見以師古
爲陳言而不屑也以師心爲臆度而不經也概
諸作述大有徑庭矣蜀稱弘覽博物者自翁孺
子雲而下用修越千古而比肩麗明嚶嚶好古
篤實光輝言之有文行之斯遠其惟日不足之
心托之偶記以自見富有而日新余蓋日幾望
之矣

淨海慈航序

不佞佔俾始仕束於章句中歲蜷局林壑稍聞
方外緒言猶之乎蓬心耳頃起家輦下痾疾復
作愚庵上人手淨海慈航四卷眎余余讀之宿
疾霍然夫儒之于釋出世度世非不相謀春夏
之爲欣榮秋冬之爲藏息焉用舉一而廢百乃
若良知之於般若格物之於剎塵塵不昧剎
剎圓融彼岸先登參之儒先若有合也衆川所
趨異派同歸規規然吾與之爲睦町吾與之爲

畛域寧無望恒而之郢乎哉法界衆生與佛真性本來無別雞鳴而興至於日沒善利分途妄識所膠不自覺知入生死輪大慈氏倜然舉於天人之表哀愍有情示以方便因地發心究竟堅固期於圓滿無教不收無機不攝至智境相即能所俱妙出焉而不知所終入焉而不知所窮廣矣勝矣蔑以尚已然而西極化人其書五車河伯之見大方四顧望洋孰起淪胥而拯之溺大司馬霽宇先生王公曩既戡定牂牁陳情

未報駐節境上以其餘暇哀輯此書自原教以至宗旨由發願以至禪定要終原始得大總持智力行力雙轂並進曠乎四闕洞然八荒通南北之轍發面墻之蒙舉足入道場彈指成佛事至於淨業正因始之孝養父母充足以醒悟孩知陰翼名教蘇迷廬山廣博高勝或可挾持而此妙義不易聞也優鉢曇華千年一現可遘覲而此妙義不易聞也先生現宰官身作獅子吼闡圓頓之教導亡機之智直截易簡其於性命

之學了無剩欠泱泱乎浩浩乎接引三界同登
安養斯已勤矣予因念自古豪傑之士當大任
排衆勢震撼紛紜無所動於中必其上根宿智
立於非常之原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拙力在手
急緩自由風烈事勛播於宇宙非可倖致也若
夫出三界外五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冥權密
移決之當念則二氏之學皆吾儒實證張忠定
悟楞伽於前因程純公見禮佛科儀嘆謂三代
威儀在是彼固於言教之外若有超契非淺智
之士所能闕也善乎王文成之言曰聖人盡性
至命何所不具後世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
成二見耳先生方有康濟斯世之責余不佞亦
測三乘之涯涘特因愚庵刊布流通可謂體佛
慈行以弘願海者是不可不紀也故爲之序

陝西武舉錄後序代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宇內詩書六藝之士而試之以升於南宮已又各引內外所籍良家子及材官蹶張之士而試之以升之大司馬制也歲丙午十月武士旣舉某濫竽校士之後宜有言乃攢纓歎曰語有之冬則資絺夏則資褐此言材之貴豫庀也是故得一將如長城一士勝百萬師無四方之憂而先備豫閔閔焉若百穀之仰膏雨豈其泰寧而忘疆圉之計累朝威化

震疊戎秩脩明韎韐琕琕春秋戒事虎旅之才
嶽峙林立雲瀚羽湊乃猶懸金市駿拊髀興嗟
穆乎有張皇克詰之思焉諸士藉進所司遂得
脫迹平伍與海內負穎韞能之士角藝於澤宮
借籌於畫室異者大則擁旄仗鉞受服中權次
亦不失宣力疆場鏤膺韞弓以規攻守並薦嘉
穀為社稷衛其曷以報稱國士無賈厥聲乎
說者謂雍岐豐芑之間河山四塞夙稱用武之
國其入秦而周覽其勝因以尚論其世則有援

丹書以誓師用仁義為節制非師尚父之烈耶
下及兔置武夫而腹心干城之是寄即詩所稱
小戎無衣諸篇抑何沉毅勁俠也果二華之
雄百二之險欲吐於胎魄士生其間秉剛蹈厲
尊勇直而卑巽奕無驕惰浮歛之習糾糾桓桓
土風是競而後季稍靡也二百年來士習於鞮
悅恬於宴安猝有緩急援抱提鼓有首鼠匿耳
間者五路遮絕時引而東鷲鷲且漸於西伺我
鼻息憂時之士蚤暮引領庶幾折衝禦侮其人

以慰九重之旰食卽踈逃不閉思耀光明而
佐行間矧諸士脫草莽襲介貝有不捐軀殉國
勒燕然俘名王馘當戶乘時會而發憤所為竒
抑何實之可効乎六月之美吉甫也曰文武為
憲而周頌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文
武之才而基以懿德當宁鯁鯁求以為豫者也
諸士詎甯然忘之蓋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
將主旗鼓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
之任非將事也諸士試且自度壯猷勦勦追蹤

前詰流聞來嗣誠無負於鷹揚干城之選而自
比於懿德胡不愉快不然命中角巧空言托質
譬之鉛刀蒿矢一試輒撓先資之具徒弁髦耳
昔有舉士於君者或曰意者君耳而未目之耶
茲騎射方略某不佞旣得耳而目之矣矢心不
二僂力昌時尚其懋戒毋令耳目者無已請遂
自今基之哉

癸丑書一房同門稿題詞

萬曆癸丑南宮論士不佞謬以一經當衡士之
役屬主者加意埏埴謂崇雅黜詭正在今日余
以其愚黽勉卒業得士十有九人當在闈時鍵
戶研精惟是 令甲懸諸日月士遭遇盛際必
有宏抱鬱積游意聖賢之閩域者以應之已出
闈十九人者來謁濟濟彬彬華實並茂乃相顧
灑然釋慮今天下士習漸靡而文日趨於敝義
在咫尺邈若河山矣諸士苟無忘其先資推之

世用源逢響達尺幅具在余或免於戾洎得縱
觀舊所為制舉業乃采而彙之於篇凡若干首
大都澌滌滓窳各抒性靈閎中彪外不改玉而
備夫 國家以六籍語孟取士士爭吐其竒以
自鳴各欲明乎聖人之道而止聖人之道廣大
精微要在深造而自得之無柰士之巧為捷耳
捷於剽襲而餒於所不足捷於詭誕而矜其所
有餘推波助瀾究且所謂有餘者飾贗踵譌陳
陳相因亦終歸於剽襲如負春糧與羿俱走翹

企於前途忽佚於足下觀者未有不歎也夫文
章世運兩相關涉精氣集乎人心而擬議成乎
變化于將之靈一呼而至汎海者茫洋萬里占
斗極而知士不違其言言不違其用即未必盡
得其天機蓋幾幸有默會焉雖然此猶自經生
語也既已縮半通之綸惟 上所驅策任使此
亦汲深懷大非舊綆楮所任矣蓋闈中收者未
敢軼法而所未收者尚時有憐才之想夫遇合
旣難故規望獨至榮途一啓趾蕩心高差毫釐

而謬千里洙泗學脉在淡而不厭之一言漢臣
謂可以明志于是能廉能靜能清節能弘恕能
不阿諛以媚世能不矯激以博名伊尹之任也
蘇子曰其素所不屑者足以信於天下也則淡
之旨也願勉之余所恃以徼樹人之慶矣

胡君麻書經膝前問業引

蓋史遷氏十歲誦古文洎乃探禹穴浮沅湘講
業齊魯之都欲毋忘其父所論著而史稱其嘗
就孔氏受書父子相繼纂其職故所載虞夏殷
周之事浸多古文詞其後有歐陽氏夏侯氏關
西楊氏皆以一經世世守其家說夫二帝三王
之心見於政二帝三王之政見於書其間燼於
秦蝕於壁支離於漢至蔡氏始面命於紫陽歷
十年所乃克卒業而後帝王之心與政賴以不

晦然精識之士猶不能無所疑也記曰䟽通知遠而不誣深於書者也劉氏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夫因義以求聖人之經因經以求聖人之斷是非智有所通而心極其遠寧渠能乎君麻當舞象時受書於齊東先生先生才隣其庶學有師承僅以公車之雋振鐸楚粵間晚益覃思理宓游精洙泗綜其微言窺其大義君麻時時從鯉庭質所疑問又之為集若干卷名曰膝前問業余讀之辨若淄

澠精若巧曆冥心渾噩之前脫頽埃壒之外昭昭乎揭日月於九昏之途斯已勤矣夫燕之函粵之罇非其方不精箕而弓裘而治非其世不顯楚固稱多材今觀於君麻所稱說此又何讓於龍門作述也余以禮闈知君麻君麻應制金馬門幾掄才館小弗當格乃出為馮江令與余里相去咫尺武夫書以道政謂書止於政淺乎言書然深於書未有不深於政者以經術斷獄以儒雅飭吏治豈異人任鄴前之緒澤余所望於

王麓山房 卷之三 五十五
君麻者寧獨蜀士也與哉

趙文肅公會試硃卷跋

不佞入鄉校時得讀趙文肅公所論著退問先君先君謂童子何知而有嚮慕則盡告公氣節文章所以炳照當世者不佞不及侍公而得從其孫戶部君游一日戶部君出公南宮試卷不佞周環誦觀之不勝三嘆焉公綱紀天緯斧藻帝猷魚水之懽方投風雲之運甫闢天下望之為伊傅周呂乃遽拂衣而為政於青羊白石間至今以不能盡其用為恨然其盤舊學一德

眷求備在 兩朝實錄後世可想見其緒餘也
策中言重臺諫以存天下之紀綱迨公縮綸扉
卒以首臣欲汰黜臺諫公保全之語不合而去
至謂漢宣以刑人竊中書之柄宋神宗使宰相
親條例之務皆為後世殷鑒今距公在位時已
四十餘年世事凡幾更上下日隔政本日輕言
路日塞 明主獨斷之柄漸成旁落勢不至舉
盤卮日奉之中人不止涓涓未已誰實基之不
佞日有杞憂焉則公為諸生已慮及之矣蘇氏
謂孔明草廬數語天下事若指諸掌范文正為
萬言書遺宰相及用為大帥擢執政所為無出
其書故不佞讀公卷三嘆焉戶部君材品志節
後先輝映肫乎有繩武之思焉是卷宜與孔父
之鼎魏公之槐並存也敬滌穎而識之末簡

袁仔肩平義草題辭

國家以文取士結萬夫而乘一徑家珠人璧畫地而衡遞為桓文以相雄長亦無技不單矣願大道多岐人以材競乃或襲隱恠沿蹇淺織塵作翳索黍失程拾二氏之餘瀋而乖之大義欲婆娑周行雕龍自憙槩諸洙泗大有逕庭是於道弗能弗畔廢也夫文一技也揚之則濫其響沉之則卑其分逃虛鑿空者為之斷斷乎自限於三尺之墉紉察之毛肉神理略不相傳若棘

端榭葉者之無當焉用文之仔肩袁公以進士
高等來守吾嘉戴星而治時時問元元疾苦而
噢咻之暇則進諸儒生而程省之發筴得所為
四書執若干首授之題曰平義稿予不佞得卒
業焉仔肩束髮而脩古文辭畋漁百家根苑六
籍諸所論著自成一家言以彼其材洞庭之汪
洋雲夢之鉅麗岫嶺之巖壑日月蔽虧龍鱗照
耀莫不奔走於管城之末以聽其麾指而又斷
椀不煩棊鞠自適卒歸之玄澹精馴澤以深厚

爾雅若黃鍾大呂九鼎八珍錯陳於清廟明堂
使人聽而味之盈耳溢吻躊躇滿志而以平義
名何抑之也牒紀衡霍之山峙於五岳銓德均
物其義故稱衡平仔肩生其里靈灝鍾毓飲吐
于胎魄其師友所漸遠昉茂叔而夙稟學於予
師植齋曾先生茂叔太極一圖無言為言說者
謂其平正洞達得孔孟宗秘曾先生以庸德庸
言為指歸博約為入徑平淡之謂平經常之謂
平極之慎覆六幕引楮萬族皆是物也做做於

王麓山房 卷之三 五九
詭激以塗人道與世其交喪乎仔肩駸駸於道
之閭闔進乎技矣又奚剪剪於平與竒之間求
之哉在昔維楚有材疏穢鎮浮一精一純靡有
不虔以憂社稷實有嘉德以表江漢仔肩由今
而望崦嵫譬之若木之光始升暘谷先資具在
也若夫瞿然速肖亡忘繩墨於般倭則唯多士
之雅化乎唯多士之雅化乎

四川議謚公冊引

蜀僻處西南隅然忠良賢哲家脩 廷獻代不
乏人夫士誠直節敢言陳力戡難以其身為

國家用抑或閭脩實踐其枯槁安恬寂何至動
色於毀譽以為華寵頤 朝廷易名之典垂星
辰於九京懸日月於萬里止論其勛望品行不
以久棄不以遐遺不以顯微殊致今除聞見未
真及年近而論未定者不敢漫述其有孤忠勁
氣懿行鴻標得於耆舊所傳聞蜀志所記載若

千人至於議禮議獄被杖被戍蜀先達尤多而其人門祚中微不獲自表見高山仰止誼在維桑豈忍當吾世而湮晦無聞也夫子稱斯民三代直道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蜀雖陋小竊附于十室之義謹披其行略合詞以請質高
明仰冀一留神採擇倘謂議於朝而謀之野扮榆或阿所好乞移文四川撫按兩臺於本籍再一詳覈其生平以便具題世道人心幸甚
匪特蜀人士之光也謹開具如左

金剛經證果跋

余於三乘罔所測識竟為世諦文字纏縛自晨至暮俵俵逐物也一日丹巖居士以是經示余經凡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為一經之要人義欲人去迷就覺耳內紀古今靈異事甚衆諸薦紳跋而傳之余謂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心為覺覺語為經經屬於法覺屬於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即當知萬法本由一心持誦所感靡間毛髮由精誠故人法無二諸有

情衆了達義趣於彈指間證無上慧如香積厨
珍膳咸足凡饑虛者悉皆飽滿經亦如是居士
精心樂善欲與含生共升清淨毗盧覺地盖倦
倦焉可謂賢矣非宿植德本烏能利物至此乎
遂踴躍而書之

新建大峩石經樓募緣疏意

會昌建福光分井絡之精選勝探竒自得塵囂
之外敞月地雲階之棟宇闢馬鳴龍樹之乾坤
寶掌飛錫五天中峯振鐸智者洗泉一鉢萬派
通津名賢闡以中和希夷標其福壽下奩玉鑑
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聳風雷於呼吸鐘魚
秋晚方嗟蓮社蕭疎龍象春生誰識祔園富貴
彈指開毘盧樓閣分身現帝網山河吼地鯨聲
示觀音之方便擎天鼇足具多寶之莊嚴萬種

福田一番緣事丁丁伐木期衆善之成功燁燁紫芝待它年芳招隱

重修慈慧寺募緣引

都城西郭外有寺曰慈慧四方龍象之所憩息蜀僧真貴率其徒昕夕為國祝釐間則剖析大乘疑義分座演說有如晨鐘人正昏酣一聞音聲颯然驚覺又如饑虛入香積厨莫不飽滿貴公受具足戒內衷淳慤不假葩澤銜鬻於外直趨無上菩提嘖步之間繩尺未嘗遠越以故道價益重迥度縑流縉紳喜與之游不佞暇日一至其地觀其林樾蒼潤遠隔塵囂法筵之盛

儼然天人眼目頃以靈雨舊構傾圮貴公發大
弘願殿閣門廡取次增新毫髮錙銖不私衣鉢
將以祇奉三寶瞻仰一方謂不佞宜伸片言惟
大雄氏以慈悲宏勝之教導利有情肇於西竺
流於震旦欲羣生沐浴至化出離苦輪故有插
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號佛事以至王城闡化金
地開林忉利說法旃檀示相種種方便弘闡度
門所以俾見像起信信為功德毋萬善所從生
也衆生逐妄迷真由貪成恡乃至恣谿壑之深

情墜轆轤之劫網是以布施為六度之一而萬
行之首夫東教一視如傷功存博濟西法萬緣
平等力破慳愚所云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令
之表曲為調柔連物比志固可旁通失足回頭
直須一瞬而或謂理游生成之界道超形識之
封體本無為相皆有漏則未察夫權實之交融
事理之混一者也若夫等聚散之情於露電雖
四大而可捐悟得失之義於空華知一物之非
我一畚緣事萬種福田樓閣玲瓏盡顯華嚴經

之富貴寶珠纓絡當有普門品之仁賢毘盧境界是處津梁佛地位人時加勇猛割愛網以利刀夙悟聚沙之證集法華於慧海各明喜施之因行紀祇園之姓名永作靈山之面目媿余踈蕪弗嫻於文常參支許之游罔達竺乾之旨第以章明丕業不可無詞忻逢多寶莊嚴窮附諸公隨喜頌之曰法界混芒品彙交縈癡城慾嶺縱轡無明百蟄皆冥疇擊其寐覺途毀朝俵俵欲墜像法東流達於真丹赫兮焯焯種智同完

一燈萬燈充滿南北我眉巖巖中有善識曰吾有作依佛爲模灑以揚枝普潤焦枯月輪中天盡歛浮翳破除纏縛直指妙諦事理無二著福田衣爲大蘭若表法攸依月棟星堦寶坊赧布事從緣合咸登信路缺者完之湫者崇之儼彼兜率塵世陸離乃鳩乃功乃萃乃積疑集天禧施及華貊惟皇在宥手執金輪等我大覺旣燾無垠我施子墨以作佛事龍鬼護持香雲覆地

鳳嘴巖放戒改灘疏意

甲午年作

伏以帝廓好生四極正六鰲之位佛垂慈覺一
航安五濁之流玄圭錫禹德以平成止水示音
聞之湛寂圓澄性海總攝群機罪華謝於慈風
刁山落刃業果墮於淨地苦浸收波竊念臣毓
宗賦稟顛愚庭趨詩禮簪紳竊吹欣承家學於
河汾澡雪未能莫報玄功於覆載言念州治西
流岩名鳳嘴長江射數百年驚兩水之湍狂
巨隼縱橫先大夫題一言而底定嘉義釐舉天

慙疏平詎意邇來仍張夙崇往來舟楫每懷淪
胥之虞上下商民咸悲湖泮之勢祥開蒼壁眇
酥河金地之何時浪泛桃花嗟鬼火人波之滋
熾民或際適逢厄以致一葦之貼危臣寔寡德
承先而俾兩川之沈滯是用痛自省責顙仰鴻
慈敬率臣弟毓寓暨闔家信眷等各辦懃誠同
鳩信願靈符心戒藉仁力以度淪濡澗藻松花
白愚悰而通霄漢佛聲雷動變苦海為祥河慧
燭星明破幽隄為覺岸上供諸天香炬下賑五
姓竦魂披誦大乘法緘兼設天星寶緯伏願金
像舒光迷津永拔玉毫引手業塹長夷舉長茭
沉美玉何須西浦燃犀移愚谷鑿龍門倏有巨
靈鞭石澄波蕩漾蔡蒙穩夜月之舟彩渚熙恬
金玉謚康衢之貺臣下情不勝懇祈之至

大峩石新剎華藏樓募緣疏

余弗嫻於辭頃得謝還山趺坐一榻萬念皆慵
有緇流從具區馮先生所得受華藏世界圖稍
能演說其義謂華藏海者特徵塵數海中之一
盡虛空界莫窮其量此華藏海中一香水海名
無量妙華光海中出一蓮華持一世界此世界
有種種形而成住壞空互起互滅大都隨業而
現因心成體云挂錫峩山覩大峩石而歎曰是
所言崑崙伯仲震旦靄區飭天界於四園涌神

泉於八水者也智者大師於我中夏大轉法輪
消五翳而樂迷塗汎六舟而拯苦海因得龍池
洗鉢玉派通津洎則名賢闡以中和僊跡標其
福壽眉山明厓公藉白足而開緣屏丹巒而結
宇然而種魚斷響龍象半歇遂使穹碑負鼎淪
寶地于塵沙蓮砌清涼銷積薪于猛炭竊願檀
那紹隆往志依梵光於日殿颺幡影於星宮俾
十號莊嚴滿月與碧銑競耀諸天好相鬘花與
丹粟爭輝唯茲甌脫之區擬建空中之閣所繇

祇奉三寶光昭一方而法語猶湮洪鐘未振願
謂太史宜伸片言用告初地發心菩薩及聲聞
大衆感聚沙之宿因舉布金之勝事一切非我
不吝檀施毋論見來之緣永樹人天之果太史
不能以調語作大饒益乃爲之偈曰稽首薄伽
梵闡化宰世間以大慈威力說法啓蒙局大覺
生虛空虛空生世界如彼海中漚亦如微塵聚
毘盧無礙土世所難究識三千大千界百萬億
須彌佛利隨現身世所難究識堯禹之所讓五

百之所爭蝸角與蠅頭名利走如鶩縱觀華藏
界毫末在馬體想成成國土國土從心生清淨
及垢染一切心所造宰官大居士釋種婆羅門
願發希有心破彼恠執想頭目非我有而况於
財物米粟金銀錢以至象馬珠寶寶纓微妙罽種
種作檀施成就此功德歷劫長不壞香雨此旁
流乃潤諸性海乃種諸福田同證等正覺回向
諸有情並登般若岍

